

李青松 著

非 马（美国） 译

我之歌

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史

《我之歌》是一个超越时代的诗人行者在大隐京都云游天下的参悟中所抒发和探究“我”的心路历程与生命终极归宿的诗歌长卷。气势磅礴，振聋发聩！开启心灵，提升精神；觉悟人生，成就大我。

自作品问世以来，便产生极大关注，受到诗歌界的广泛好评。



作家出版社

我之歌

——在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史

洛夫题



李青松 著
非马（美国）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行者 / 李青淞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063-8321-9

I. ①隐… II. ①李…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7061 号

隐行者：我之歌

作 者：李青淞

封套画像：牛 汉

封套书法：李青淞

本集封面画像：卢望明

责任编辑：徐 乐

装帧设计：丁奔亮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2 × 210

字 数：105 千

印 张：7.5

版 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321-9

定价（两集）：60.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我深、也感到只有那極珍貴的充
滿燃燒時間里才能生成真正的詩
才能從燃燒的火爐中飛出更震而
永生的鳳凰
詩能超越一切、成為創造極限的詩人
飛臨著超越天空抵達一萬里際的
自在之境

沈希武盛贊我之歌——誕生與涅槃之間的精神史

付此題賀

戊子春

牛漢



李青松诗集

機 天 悟 靜

美术界前辈张仃题词

我之歌
思想者的诗
李青松诗

杜运燮

2004年5月20日
杜运燮

九叶派诗人、诗坛前辈杜运燮题词

丙戌夏月
李青松诗
张仃

作者简介

李青淞, 本名李青松, 曾用名李岱松, 法号了了、佛德、圆察、常慧、正觉、白玛嘉、扎西敦珠。1965年出生于湖南邵阳。1988年秋, 创办《哲理诗刊》; 1991年就读于鲁迅文学院。1993年春, 任《诗季》丛刊编委会主任; 1995年秋, 始任《青年文学》杂志诗歌编辑。1997年夏因缘时至, 远离红尘, 隐逸山林, 种菜养花, 参禅悟道, 著书立说。已出版《灵魂的家园》、《灵魂的飞鸟》、《天真之歌》、《重温亲人——李青松乡音诗选》和“归隐者系列”三部曲以及《中外现代诗名家·李青松短诗选》等诗思集。2003年, 洛夫主编的《百年华语诗坛十二家》选入其长诗《我之歌——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史》(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

2000年秋被请下山, 任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研究员, 创办并主编大型诗歌与诗学丛刊《新诗界》。2002年6月16日创导“新诗界革命”; 2003年4月5日发起创立“新诗界国际诗歌奖”; 2004年6月22日, 首届“新诗界国际奖”在北京举行颁奖典礼, 标志着中国大陆首个具有国际性的重要诗歌奖项已正式开启。

2004年7月中旬, 便又开始归隐佛门, 行迹江湖, 随缘游方, 随喜自在。

2005、2006年, 相继被评选授予“中国十大优秀青年诗人”、“中国·第三代诗歌功德奖”。

英译者简介

非马，本名马为义，英文名 William Marr。1936 年生于台湾台中市，在原籍广东潮阳度过童年。台北工专毕业，美国马开大学机械硕士，威斯康辛大学核工博士，在美国从事能源及环境系统研究工作多年。业余写诗。曾任美国伊利诺伊州诗人协会会长，为芝加哥历史悠久的诗人俱乐部成员，多次受邀担任各地中英文诗赛评审。著有诗集《非马的诗》（花城，广州，2000 年）、《非马新诗自选集》（共四卷，秀威，台北，2011-2012 年）、英文诗集 *Autumn Window*（芝加哥，1995 年初版，1996 年再版）、*Between Heaven and Earth*（巴蒂摩尔，2010 年）汉法双语诗集《你我之歌》（巴黎，2014 年）及汉英法三语诗集《芝加哥小夜曲》（巴黎，2015 年）等二十三种，散文集《凡心动了》（花城，广州，2000 年）及译著法国现代诗人《裴外的诗》（高雄，1978 年）及《让盛宴开始——我喜爱的英文诗》（台北，1999 年）等多种。作品被收入一百多种选集及大陆、台湾、英国及德国等地的教科书并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曾获台湾“吴浊流文学奖”“笠诗创作奖”“笠诗翻译奖”“诗潮翻译奖”“伊利诺伊州诗赛奖”、芝加哥“诗人与赞助者诗奖”及世界诗人大会诗赛奖等。主编《朦胧诗选》《顾城诗集》《台湾现代诗四十家》及《台湾现代诗选》等，对早期两岸三地诗坛的沟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美国，他的双语诗创作也赢得了众多的读者与高度的赞誉。一位美国评论家曾把他列为包括美国著名诗人桑德堡在内的芝加哥诗史上十位值得收藏的诗人之一。近年并从事绘画与雕塑创作，在美国及中国举办或参加过多次画展。

自 白

李青松

我的上帝，谢谢您静寂下来，听“我”这莫名的琴音。

是的，我歌唱的是“我”，是“自己”。但是，请您不要把“我”看作一个特指的人，特别是不要误会“我”就是作者本人。这个作者只是上天的代言人，“我”的执笔者。

“我”可以说，是天地间一个真情实感、真参实悟中的报身，也可以说是一个万物同体、佛我合一的法身，还可以说是佛祖降世时发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那个化身。



此“我”即我，亦非我；有我之缩影，亦有众生之投影；有尘世之我的心路历程，更有真如之“我”的精神诗史。“我”心即佛，佛即觉悟之“我”（也即众生）。这个“我”，不仅是人类，而且是世界万物的代称，天地人神的化身。“我”可以是您，是我，是他（她），是它，等一切事体；同时可以是一条道路，一束光芒，一滴水珠，甚至可以是一个词语，一点空白，一片虚无，它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又无所不在，无所不容，遍虚空，含法界……

如果您——神性的读者，能够从“我”这方多棱镜中读出您的影子，照见您的心灵，找到您的道路，走向您的归宿……那么，“我”的无题之题已标识起来，“我”的无目的之目的已显现出来了；那么此刻握笔与您倾诉的这个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或者“我”已在天堂为您留下一个神圣的座席了。

您读到的这些诗，是从人类公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三个年头的12月1日，与我的雪国之行同时启程的——那正是雪霰遮拦了光、雪花溶化了空气、雪声淹没了呼吸的时刻，一个现在尚不知名和身在何处的素衣少女（或许本来就是天使），为我打开了精神的天堂之门，



灵感骤然而降，随我从首都北京出发风驰而去的列车进入梦境，带我神游遥远而亲切、新奇而神秘的世界。

在这种时刻，我获得了巨大的冲动和愉悦。感到天将降什么于我，赐什么于我；自己正在孕育着什么，萌生着什么……我以无与伦比的虔诚，不可想象的真情，百般殷勤地侍候他，整个身心地善待他。无论是在滚滚北上的列车上，还是在风雪迷漫的松花江旁；无论是在漂泊江南的游船上，还是在浪迹归乡的山岗上；无论是在参访圣境的大道上，还是在神游天国的梦境中，我总沉浸于一种不可抑制的诗意弥漫和思想涨潮的情境中，并被抛在一种大关怀和大悲悯的、与天地同感与生灵同吸的波峰浪尖，而时刻感受到肩负的大任和使命。

《我之歌》确实是我无意而为、无为而为而为之的，乃缪斯或“觉醒”了的那个“真我”使然。在创作阶段，我很少有自己思考的份，全是笔来做主，信笔由缰，通常像是追赶什么，上天、入地、进入人心，神与物游，笔随神牵，到头来满纸云烟，犹如天书。可一旦变成文字，或许诗的元神就跑了，只剩下连绵的冰山……尽管零星、杂乱、无序、混沌而粗糙，但它们是天地万物自由、自然而真实的状态和境象，浑然一体，自在天成……



我这几年也在不断地去悟。或许一百七十五节，就是“要契悟”（一七五之谐音）。我也把这首每节不多不少的六行（háng），试着读成六行（xíng），读成“无、天、地、有、人、佛”，六行乃诸法之先，圣灵之根，自由之始，真理之心。有创世，有建造，有兴盛，有衰落，最后寂灭，归于茫茫的虚无……我也逐渐悟出这个文本，蒙太奇式地显现了一个超越时空的行者探悟“我”的人生心路历程和人天终极归宿的多元融合的诗歌宗教思想体系。或是宿命，亦是因缘；或许这种悟境也如作品一样尚待时间检验、空间度量，虚无圆成。

这一百七十五节长卷历时七年原生态地完成，并于2000年1月5日——这个神圣的日子，在京都随着铺天盖地的大雪同时发布……这个刚刚降生的“我”与刚刚驾到的新世界举行了世纪性的会晤，或许也象征另一种纪元的发端。

诚然，当时“我”因缘尚未具足，又经过近十五年的闭关修整与参悟打通。其实这么多年也是我把“我”放下了。但今秋在缘人的提醒下，我又把“我”提起来了，并在佛力慈悲加持下，菩萨不断化现而来，共同成就了“我”，得以全新出世，普天奉献！



感恩天地父母，感恩兄弟姐妹，感恩尚方宝剑，感恩诸佛圣贤、巫术魔道和天地玄黄、法宝圣典、神威灵感和缪斯之特派天使，以及一切已知和未知的神秘力量……

敬此，惭愧我向在十多年前付出极大热忱为“我”慈悲作序写评的屠岸先生、洛夫先生、叶橹先生和陈超先生（悲痛的是，良师益友的陈超先生却于此修订前七天，已告别尘世！未能见到他期待的此集出版，我遗憾之至！愿他在天之灵有知）和历经漫长时间怀着无限热爱付出巨大心血英译的非马先生，并张子清教授对小诗与英译文的爱护与保存，且在病中为陈超先生之序英译，以及诸多诗评家与诗友热情撰评阐述，乃至一切成就“我”的恩人们合十感恩与敬意！

愿长卷化作一缕通天清香，超度和簇新众生的灵魂，抵达“我”的空灵之境，共同呈现清静祥和、空性圆明的诗意世界。

1999年吉月吉日敬识于震旦京都

2014年11月6日修订于南天佛国弘法圣境

2015年6月30日，岁次乙未五月十五吉晨

圆成于京华云居瑞雪山房并随喜禱祝

思想深邃的精神史诗

——评李青淞《我之歌——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神史》

（加拿大）洛夫

有幸结识诗人李青淞，应是一种缘。我的朋友中礼佛的本就不多，台湾有诗人简政珍，现在多了一位诗人居士李青淞。我与他们结缘，主要还是源于诗。倾心交谈，念兹在兹，诗仍是我们话题的核心，当然也涉及宗教，随缘也参禅论道。

我和李青淞首次近距离的接触，是在南京夫子庙的灯影下，秦淮河畔的橹声中。2002年11月下旬，我应南京市作家协会之邀走访仍留有六朝风月的金陵，七天中曾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作了数场讲演，并参加南大同学为我举办的诗歌朗诵会。其间，李青淞专程远从北京赶来会我，在暖暖的秋阳中陪我畅游了金陵的名胜古迹。数日相聚，我才发现他是一位茹素的虔诚的佛教居士，



他三十出头，却蓄有一口黑髯，“道貌岸然”，故我以“道长”称之。

同年，我受北京一家出版社的请托，主编一部《百年华语诗坛十二家》的长诗选集时，欣喜地读到了李青淞一首一百七十五节的六行体诗《我之歌》。仅看标题，我立即联想到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名著《我自己的歌》。惠特曼这首诗主要在通过自我的体验，以折射十九世纪美国工业社会在烟尘滚滚中所展现的开创精神，以及物欲横流中的人性执迷，而李青淞的《我之歌》则是一篇“在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史”；惠特曼写的是形而下的指涉与讴歌，李青淞写的则是形而上的沉思与灵魂深处的搜秘；惠特曼乃在通过“小我”以表现“大我”，李青淞则融“大我”于“小我”，二者浑然一体。他甚至把这个“我”抽象为“世界万物的代称……可以是一条道路，一束光芒，一滴水珠，甚至可以是一个词语，一点空白，一片虚无。它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又无所不在，无所不容……”（李青淞《自白》）。

纵然如此，但为了解读剖析《我之歌》中这个玄奥而抽象的“我”，不妨先认识一下李青淞这一个体的“我”，因为这个可感可触、有血有肉的食人间烟火的世俗的我，乃是构成小至家庭、大至社会国家的基本因素，惟有透



过这个“我”，我们才能感受到、知解到宇宙万物的内在奥义，所以在把握“大我”之前，我们不能忽略对这特殊的个体的“小我”的把握。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在诗人群中，李青淞的“小我”形象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如他处世待人有着无比的真诚、谦抑、热情，表面貌似仙风道骨，内心却燃烧着一股灼热逼人的豪情，蕴藏着一种不可妄测的潜力。但在《我之歌》这首长诗中，这个“我”已化融于万事万物之中，而成了“天地人神的化身”，李青淞曾以佛性的话语说：“此我即我，亦非我；有我之缩影，亦有众生之投影；有尘世之我的心路历程，更有真如之我的精神诗史：我心即佛，佛即觉悟之‘我’（也即众生）”。可见他的诗里面既有对生命真谛的观照，也有对大慈悲、大圆融的佛性的体现，既是“人天”的多元融合，也展现了“人神一体”的诗歌宗教观。因此，我把李青淞的“我”分为三个类型：

以佛为核心而将大爱向四极八荒辐射的我；

以生命为核心，探寻一个内在真实的我；

以美为核心，追求一个孤绝而独特的诗性

的我。



在我的诗歌创作生涯中，这三种“我”也都曾在作品中交错出现过，其中的佛性（我称之为宗教情怀）通常深藏不露，或时隐时现，而另外两类则很明显地已成为我身为一个诗人的潜在本质，尤其在探寻“真我”这个命题上有着独特的体悟。我把探寻真我和探寻语言密切凝结在一块儿，当作一回事。我曾如是：

“真我”或许就是一个诗人终生孜孜矻矻在意象的经营中、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唯一追求的目标，语言既是诗人的敌人，也是诗人凭借的武器，因为诗人最大的企图就是降服语言，而使它化为一切事物和人类经验的本身，要想达成这一企图，诗人首先必须把自己揉入一切事物之中，使个体生命与天地融为一体。太阳的温热也就是我血液的温热，冰雪的寒冷也就是我肌肤的寒冷，我随云絮遨游八荒，海洋因我的激动而咆哮，我一挥手，群山奔走，我一歌唱，一株果树便在风中受孕，叶落花坠，我的肢体也随之破裂成片……

当然，这个“真我”的哲学根性是显而易见的。这